

景德鎮陶瓷源流考畧

仇釐題



江西景德鎮陶瓷源流考略

分宜海門外豐叢抄
黃秉鉞校刊

陶廠

御器廠

陶土

陶夫

陶用回青

官窯

器數

陶匠

陶廠供應

陶廠業柴

陶廠設色

陶成

陶專供御用

陶有料價

陶治圖編次

採石製泥

淘練泥土

陶煉泥土

煉灰配釉

製造匝鉢

圓器修模

圓器拉坯

琢器做坯

採取青料

揀選青料

印坯乳料

圓器青花

製畫琢器

蘸釉吹釉

鏤坯窰足

成坯入窰

燒坯開窰

圓琢洋采

明爐暗爐

茭草裝桶

祀神酬願

陶政

陶廠唐武德四年，里人陶玉獻假玉器，由是置務。

宋景德中始置鎮，因名，置監鎮一員，以奉御董造。

元更景德鎮稅課局，監鎮為提領，奉定本路總管監陶，皆有命則供，否則止。

明洪武初，鎮如舊，屬饒州府浮梁縣；始燒造歲解，有御廠一所，官窯二十座。宣德中，以營繕所丞，專督工匠，正統初罷。天順元年，委中官燒造，正德初，置御器廠，專督御器，尋以兵興，議寢陶息民，未幾復置。嘉靖九年，詔革中官。以饒州府佐貳官一員，專督錢糧，奸弊屬守巡道。後因饒州府佐貳，常閭員分委雜而不專，官聽懈慢，知縣朱景賢，議請差工部主事一員管理，未准。巡撫馬公森，巡按徐公紳，議於各府佐選委，其後給事中徐浦，嘗官江西，疏言景德鎮羣姦併集，有如回青，打之無法，散之無力，真青每插於雜石，姦徒盜於衣囊，料價則各府解數每盈，而支數不及。上限之物料，而以俟之下限，舊管之數不清，而人托交代，故多冒破夫頭作頭，朋合為姦，土砂工夫妄開虛數，如魚缸御器，細膩脆薄，最為難成，官匠因循，乃以散之民窯，歷年賠累，習以為常。為今之計，革弊莫若擇



。官，擇官莫若專任，乞將吉安府推官裁去一員，添設本府，令其住衙本廠，專理軍政，務於進士出身者除補，不許撫按別項差委，事下勸議未報。嘉靖四十三年，南康通判陳學乾，務於一年一代。萬歷十年，會議本府督捕通判改駐。廿七年，礦稅役興，廠委開米太監潘相兼理，府佐仍董之，內監駐省，起運時駐鎮。

御器廠

中為堂，後為軒，為寢，寢後高阜為亭，堂之旁為東西序，東南各有門，左為官署，前為儀門，為鼓樓，為東西大庫房，為作二十三，曰大碗作，酒鍾作，碟作，盤作，鍾作，印作，錐龍作，畫作，寫字作，色作，匣作，泥水作，大木作，小木作，船木作，鐵作，竹作，漆作，索作，桶作，染作，東碓作，西碓作，為督工亭，為獄房，廠之西公為館，東為九江道。為窯六，曰風火窯，色窯，大小櫃橫窯，大龍鋼窯，匣窯，青窯。廠內神祠三，廠外神祠一，甃井二，為廠二，曰船柴廠，水柴廠。房二，曰放柴房，燒窯人役歇房。明嘉靖四十三年，燬復建。萬歷廿五年，巡檢方河以內監委督廠事，刑卦鎮民激變，民放火燒門坊，太監潘相，劾通判陳奇可逮赴京，死於獄。鎮民叢雜，真犯竟不可索，有楊信三者，時在旁觀火，巡卒獲之，遂入劾，并逮。卅年布政司發各縣合銀蓋造，鄱陽縣丞劉岳帶管廠務，督立牌坊，重建堂廡，頗稱壯麗。

陶土出新正都麻倉山，曰千戶坑龍塢，高路陵，底路陵，四處為上土，亦曰官土，土填壙勻，有青黑縫，糖點白玉金星色，凡官土一百斤，值銀七分，淘淨泥五十斤，曝得乾土四十斤，艇運至鎮，冬秋水乾，四日至，春水一日半至。明萬歷十一年，管廠同知張化美，見麻坑老坑，土膏已竭，掘它甚艱，每百斤加銀三分，他如專前棉花土，東埠石牛，石南李烏墩口，鄱陽縣宣城土，並相類，以無諸色樣，不堪用目為假土，餘干不石，每八十斤值二錢，婺源不石，每九十斤值八錢，淘過淨泥七十二斤，湖田都一二圖出釉石，即釉土，又新正都曰長嶺，出青花釉，曰義坑，出澆白器釉，二處為上，有柏葉斑，他如牛山李家塢，有黑縫者，不堪用，艇運至鎮，與官白土同，又吳門托新土，有糖點者亦佳，煉灰惟長山都者可用，諸土俱民業，每掘土所驚不過數分，而掘洞穿穴，深至數里，費財傷命不少。萬歷卅二年，鎮土牙戴良等赴內監稱高嶺土為官業，欲漸以括他土也，檄來取，地方民衣食於土者甚恐，守道葉雲仍，知縣周起元爭之，還其檄。

陶夫有僱夫，砂土夫，上工夫之征，僱夫以備僱匠銀卅三兩六錢，派自饒州千戶所，砂土夫以挑砂土黃土，上工夫編各作俱派饒州七縣，鄱陽上工夫九十七名，砂土夫六十四名，餘干縣上工夫五十八名，砂土夫卅六名。後該縣以衝繁告府，免其砂土夫，樂平縣上工夫七

七十二名，砂土夫卅八名，浮梁縣上工夫五十名，砂土夫一十八名，萬年縣上工夫卅名，砂土夫七名，安仁縣上工夫卅名，砂土夫十名，德興縣上工夫三十名，砂土夫一十七名，每名解征工食銀七兩二錢，共銀四千四百四十兩，俱奉造照征，停造免編，其銀各府征解，本府驗發浮梁縣貯庫，官廠興工，扣算各夫赴縣給領，餘銀仍貯縣庫。明嘉靖卅七年，管廠臨江府推官范永官，查各色包泊冒領之弊，上工夫三百六十七名，減一百七名，實役二百六十名，鄱陽存六十名，安仁存廿六名，樂平存四十二名，浮梁存卅六名，德興存卅五名，餘千存三十七名，萬年存廿五名，每月各作輪撥；不許專定一作，以革包泊，砂土夫原額，各縣共一百九十名，除免餘千縣三十六名，止用三十名，尚存一百廿四名，將原工食餘貯庫，以備燒造革他用，後各夫求增，復如額。又經管廠通判潘元度議裁減，復奉陸巡撫，趙巡按，議上工夫照舊額，砂土夫除餘千繫衝不派外，止派鄱陽縣四十八名，樂平縣三十六名，浮梁縣十六名，安仁縣八名，德興縣九名，萬年縣七名，每名七兩二錢，共銀八百九十二兩八錢，俱各縣糧差內征解。本廠專備一年起解，兩運挑造，并真武廟裝香等項支用。待運完日算有剩餘，連前曠土，俱備造文冊，申報，留作下運，正項支用。隆慶五年，通判陳學乾議上工夫三百六十七名，多被在官人役包占，甚至一人包二三名者，遞點閱，倉皇僱倩答應，點畢隨

去，其賣間包泊之弊多矣。合無將鄱陽餘干樂平浮梁四縣，共革去夫五十名，行今各縣。追銀解饒州府貯庫，遇欵限到日，牒發催募，則無事之日，一年可積三百六十兩，以備燒造支用，其砂土夫實役三十名，餘俱追銀貯庫，如范水官議不行，先年工食解府，發浮梁縣，聽給後各夫，自赴各縣告領，其解府發廠，給發者十之一二。萬歷六年，該管廠同知蔣建，見得該所運匠疲困，請撫恤，得盡行停征，至萬歷十七年，停止其半，十九年仍舊額。

陶用回青本外國貢也。陂塘青產於樂平，明嘉靖中，樂平格殺遂塞，石子青產於瑞州諸處，回青行，石子青遂廢，回青鎚碎，內有硃砂斑者為上，有銀星者為中，每觔可得青三兩，謂之敲青，敲碎後取其奇零，更碾碎入注水中，用瓷石引雜石，真青澄定，每觔可得五六錢，謂之陶青。匠師姦匿，衆夥竊取，碎陶出青，每觔報多不過一兩二錢，而分給重坯之時，又危漏鼠穴，必設法關防，復議敲青時，各置小桌，加以尺高紗罩，當面一方，用布為之，開鑿二孔，縫緞袖籠二個，連事事，即以袖繫帶繫肘後，不得伸縮竊取，及稱定回青若干，鎚敲揀取純青，置盞底竹手陶青於各桌，揀出渣滓入碾，陶汰二項，陸續量數傾入乳鉢，當堂研乳，仍作鉢匣，似天平架樣，以乳鉢木柄，貫於橫木之中，使無傾散狼戾之患，匣邊釘置小門二扇，鍵銜不時啓閉，使無關防收拾之煩，研乳三日，每兩加石子青十分之四

同研，是謂中青，十分之一，是謂混水候極細，傾入各罐絨篋，畫青之日，預懸圖軸，分立天地元黃，席號序坐，各坯匠類置各樣土坯桌上，次早照號點名入席，行若魚貫，列若鴈序，坐定匠師開櫃出罐，當衆用匙序次分青，先中青，次混水，分列卑快，升桌瞻望，周遭巡邏，食時散工出入搜察，防帶入石膏，偷出回青之弊，畫完，坯用在官回青，當堂各畫樣器一件，書名，待後裝窯雜置前後，及其燒出，查比青色異同。在畫役用辨有無優換之姦，在窯役用辨看火勤怠之實，樣器既完，置號簿一扇記數，照原定坐席，序次出號，堂上逐一唱名，畫坯者交坯，與各作坯匠，照前數收，檢報有無污損，即時登記，混水者交青與畫作，檢報有無餘剩，即時傾入各罐，仍加封號入櫃，事畢方退。前項舉行，敲青一勛可得三兩，畫青舊用一兩，僅用六錢，驗青法，回青淳則色散而不收，石膏多則色沉而不亮，每兩加石膏一錢，謂之上青，四六分加，謂之中青，十分之一謂之混水。算青者止記回青數，而不及石膏也，中青用以設色，則筆路分明，上青用以混水，則顏色清亮，真青混在坯上，如灰色，石膏多則黑，其青澄底，匠憤不得匿，則堆畫堆混，則器亮而不青，如微墨色，若回青時缺，間用浙料，則色大不如。萬歷三十二年，內監采青用刺者，變銀入進，後役多匿其佳者，而以低青給諸窯，追呼其值，通判楊論調停之，散窯得不困，應募諸役，并敲青陶青等匠

，每月工食，俱布政司發下料價內支給。

官窯五十八座，除缸窯三十餘座燒魚缸外，內有青窯係燒小器，有色窯造顏色，制員而狹，每座止容燒小器三百餘件，用柴八九十槓，民間青窯，約二十餘座，制長闊大，每座容燒小器千餘件，用柴八九十槓，多者不過百槓，官民二窯，蒙柴一之，填器倍之，民窯燒器，自入窯門，始九行，前一行皆麓（音粗）器障火，三行間有好器，雜火中間，前四中五復四皆好器，復三復二，皆麓器，貯前行官窯燒造者，重器一色前以空匣障火，官窯之器純，民窯之器雜，制器具也。官窯砌欲固，塗欲密，使火氣全而陶器易熟，不至鬆泄，其釁料多寡賒，民窯廣狹差等耳，官窯素已不同，官作趨辦塞責，私家竭作保備，成毀之勢異也。今遇燒造官窯戶，輒布置民窯，而民窯且不克事，斯官匠獨習慣，其制懸高價以市之，而民窯益困匱矣。缸窯制前寬六尺，後如前銳五寸，入身六尺，頂員，魚缸大樣二樣者止燒一口，瓷缸三樣者一窯。給砌二臺，則燒二口，溜火七日夜，溜大小火，如水滴流，小小起火，使水氣漸乾漸熟，然後起緊火二日夜，見缸匣既紅而復白色，前後皆明亮方可止火，封門又十日窯冷方開，每窯約用柴一百二十槓，遇陰雨或加槓。龍鋼大窯，原係三十二座，後因青窯數少，龍鋼空閒，將龍鋼大窯，改砌青窯十六座，仍存龍鋼大窯十六座，以備燒造龍鋼之用。

。青窯比銅窯略小，前寬五尺，後五尺五寸，入身四尺五寸，每座燒盤碟，中樣器止燒二百多件，稍大者一百五六十件，大盤二十四件，尺盤三十件，大罈止燒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溜火對日，緊火一日一夜，看其火色亦如龍銅窯法。火位封門，則去頂，故窯易冷，首尾五日可出器，每窯用柴六十槓，若係大盤大罈，拜磚等大器，須疊加柴十槓，或遇久而，又宜加十槓，秋陽烈日，六十槓裕如矣。匣窯大小不一，所費柴火，與青窯相等，每窯除龍銅大匣外，其餘大小匣可燒七八十件，用柴五十五槓，各燒成匣，有一用即損者，有再用方壞者，參差不一。惟龍銅匣，則匣既大而用柴亦多，每窯燒銅匣六層，大樣二樣，或蓋或圈，皆燒香一炷，旁以小匣培之，三樣銅匣，小則燒一炷，培亦如之，須用柴六十槓，溜火三日，緊火一日一夜，往火三日，方可出窯。大都窯乾坯乾，柴乾則少拆裂沉暗之患，土細料細，工夫精細，則無龕糙污滓之虞，又必火候均勻，無太過不及，且釉行光瑩，器自完美，釉土不特宜真，亦宜春淘精熟，此燒造之大端也。柴費幾三分之一，廠原設有船柴水柴二行，船柴當六，水柴當四，廠不論貴賤，給官價四分，後因船柴行人盛，水柴行人乏，告舊議二八均當解納價銀，俱於布政司發下，料銀支給支領之間，弊竇亦多。

器數

則缸甕碑盤碟器罐瓶罈盞鐘爐盒，而飾以鳥獸花草，或描花或堆花，或時花或雜

花，玲瓏諸巧，無不具備。自明萬歷時回青少，民間多用純白之器如蛋壳，鐘杯及人物仙佛之數，亦極精巧，顏料則鉛粉焰硝青礬黛赭石，黑鉛松香白炭金箔古銅色，則油紫金翠色，金黃金綠金青，礬紅紫色，燒青描金，五彩器，大樣瓷鋼，每口估價銀五十八兩八錢，二樣瓷鋼，每口估價銀五十兩，續管該廠推官范永官燒造，除官廠外，定給民窯每二樣一口，給賞銀二十兩，又該管廠通判王允武，定給大樣鋼每口給銀二十兩，二樣鋼每口給銀十八兩，據民窯戶告稱，貧苦難以賠造。續該管廠推官錢復初，議呈每大樣鋼一口給銀二十三兩，二樣鋼一口給銀二十兩，餘器所估，俱溢於民間之值，累年欽降大方盤燒造難成，蓋圓盤大者尚可車鍊。方盤大者不能鍊，或曝日必碎，礪之屋內則時日難計，經題准方盤改圓盤進用。大抵諸器惟官窯有其制，部限瓷器，不預散窯，欽限瓷器，官窯每分派散窯，其能成器者，受囑而得之，不能成器者責以必辦，不能辦，則官窯懸高價以市之，民窯之所以困也。嘉靖三十六年，上取鮮紅造難成，御史徐紳奏以礬紅代。萬歷十二年給事王峻民題稱，盃碟鐘盃之類，用所必需，如棋盤屏風筆管等不急之務，可罷得請。

陶匠 官匠凡三百餘而復召募，蓋工紋之匠少，而繪事尤難也，曰編役，明正德間梁太監開報民戶占籍在官曰僱役，本廠選召白徒高手燒造，及各色匠未備，如敲青彈花襪補匠等

役曰上班匠，藉匠戶例，派四年一班，赴南京工部上納班銀壹兩八錢，遇蒙燒造，拘集各廠上工，自備工食，重役令各作募人，日給工食銀二分五釐，各窯募役，龍鋼大匠，敲青匠，日給銀三分五釐，置不論。如編役，自梁太監召募三十餘年，庸作與官匠同，而無分毫價值，恨著代役，不能則庸轉苦於任罷，不能支吾，官匠利財連挂有司，占數循舊，不為開豁，既非租庸本差，又不得受工匠浮食，實不勝困，上班匠役，嘉靖八年蒙劉太監題行工部，移咨南京工部，照會本布政司蒞府帖縣，將在廠上班人匠，候燒造完日，造冊繳部，准正班各匠服役，二十餘年未得停止，告部檢查，又因燒造未完，未造冊繳部，身服庸役，又納班銀，亡所控訴，實不勝困。議者欲勻編民匠，凡十三里內窯座，除見廠役官匠窯座外，諸凡軍民，新舊窯座，核實占數註冊，置三座共編一名，不論前項編役諸色戶名，窯存匠存，窯去匠去，見在吏番應役，此所以均勞逸也。萬歷十二年，推官向俱，申請班銀編入征派，官解匠稍錄矣，然而備官匠之費猶在也。

陶廠供應 舊志燔浮梁縣一十三里，鄱陽縣三十五里，附廠答應正派之外，二縣不得雜征，復鄱陽知縣徐俊，以廠役合派，七縣申請還縣，惟在鎮一十三里供役，并七縣聽事人役，答應俱派有定制，廠類用門子二名，徭銀各一兩，庫子二名，徭銀各四兩，答應使客廩

給，并雜用銀二十五兩，管廠官供應銀二十兩，都陽萬年二縣，編派僱小船銀三兩，監造府館，冬夏煮棗，惟各一副，銀二兩一錢九分八釐五毫，廠門神桃符中六副，府館一副，銀三錢五分，小副府館衙庫廟門四副，銀八分，造冊紙張書寫裝訂工食銀一兩五錢，迎饒京差，并解運前站等官銀五兩五錢，聽事吏一名，書手二名，陰陽生一名，里長十三名，老人十三名，機兵十六名，舖兵一名，禁子一名。以上俱浮梁縣應用。皂隸八名，轎傘伙五名，吹鼓手六名，常川接應往來使客一十三名，每日巡邏守衙地方伙二十名，聽用馬三疋，凡此俱十三里應用，饒州府撥用工房吏一名，書手一名。六縣撥送聽事吏各一名，明嘉靖四十年革克，惟書手工食於砂土夫銀內動支，又原派答應使客銀，改給庫伙工食服役民快與夫役內扣工食給之。

陶廠 蒙柴為用最多，其弊亦夥，有船柴船載松柴一百斤，值四分，有水柴大松木鋸劈二片四片成排，曳水至鎮，一百斤值四分，密用船柴六，水柴四，船柴俾焰則易，水柴排燎則久，有交收之弊，承委吏胥，稱兌亡數，兼濕木雜木，懷陶有支領之弊，或給值三分，一損中多濕葉，暴乾搬移，虛費值亦不殺，秋冬水涸，船租費船騰踊，柴價亦貴，給值四分，或不能損，一旦交柴領價，柴戶畏責，實貸得不償費一倍，什九喪逸，後議柴價發浮梁縣

隨宜交收，柴有定數，價有據支。至柴料烘煤之用，往窯一座，用柴一百八十槓，管廠官某親驗一窰，只用一百六槓，仍諭竈役，日給柴一百七槓，有能數內減省，即以賞給，仍派原巡邏官卷晝夜巡警，以防盜取，密塗窰孔，以全火氣，大抵一窰取燒柴料，約計一百二十斤數。

陶設色料

鉛粉一斤，價銀四分，焰硝一斤，價銀二分，青礬一斤，價銀三釐，黑鉛一斤，價銀二分八釐，松香一斤，價銀五釐，白炭一斤，價銀五分，金箔一百帖，價銀二錢五分，古銅一斤，價銀六分，成色之種，豆油色用豆青油水陳灰黃土合成，紫金用碓水煉灰，紫金石水合成翠色，用煉成古銅水硝石合成，金黃用黑鉛末一斤，碾成赭石一兩二錢，金煉用煉過黑鉛末一斤，古銅末一兩四錢，石末六兩合成，金青用煉成翠一斤，石子青一兩合成，礬紅用青礬煉紅，每一兩用鉛粉五兩，用廣綠合成，紫色用黑鉛末一斤，石子青一兩，石末六兩合成，澆青用釉水煉灰石子青合成，純白用釉水煉灰合成，描金用燒成白胎上金黃過色，窰如礬紅過爐火貼金二道，過爐火二次，餘色不上全黃，堆器用白泥加坯上，以筆堆成，各樣龍鳳花草，加釉水煉灰燒成，錐器各樣坯上，用鐵錐錐成，龍鳳花草，加釉水煉灰燒成，五彩用燒過純白瓷器，給采過爐火燒成。

陶成

每分限運一歲數限，一限差官費不可定，然起少者不下千金，而夫力裝具不與焉。陸運資損箱費，亦有經定箱架損單絲之數，杉木一尺一寸，價銀二分五厘，一尺二寸價銀三分五厘，雜木箱架每截長四尺價銀一分，苗竹每根價銀七厘，芋每斤二分五厘，黃棕每斤價銀八厘，蓆葉每十斤價銀一分，黃藤每斤價銀八厘，黃麻每斤價銀一分，魚膠每斤價銀六分，槐子每斤價銀一分，蓆衣每斤價銀三厘，白礬每斤價銀五厘，包釘用福鉄每斤價銀八厘三毛，淨銅每斤價銀七分，煤炭每石價銀三分，燒紙每斤價銀四厘，皮紙每十張價銀五釐，油漆箱損用灰面，每斤價銀六釐，石灰每石價銀四分，桐油每斤價銀一分五釐，燻底每斤價銀一分五釐，漆布每一丈價銀二分五釐，黃丹每斤價銀三分，廣膠每斤價銀四分一釐，入漆銀珠每斤價銀四錢八分，碧紅每斤價銀二分，裝箱棉花，每十斤價銀四錢，大黃紙每百張價銀八錢，中黃紙每百張價銀一錢二分，糊箱口箱面斗方一張，解運黃紅綾包袱每尺價銀三分，藍綾冊殼每尺價銀三分，黃紅夾板，木漆作造用，不用價，硃紅冊匣，木漆作造用不用價，黃紅絨繩二件，每條長一丈八尺，重一兩五錢，共銀一錢二分，起運每損解銀一兩六錢三分六釐，解官領頭站官盤纏銀一十五兩，解官盤纏銀一十兩，護解匠作，每名盤纏銀一十兩，祭扛猪羊銀二兩二錢，短扛夫每名給夫價銀二錢三分三釐三毫，扛至池州府，建德縣交遞

。以上銀舊俱支本府貯庫料價銀兩項，於淳梁縣貯庫，砂土上工夫食餘剩銀兩內支用，但工銀各縣逋欠未解。凡遇起運，本府貯庫料價內借支，器扛稀稠，費難豫定，中間扛解名色，實備內府糜費。匠作營惑以為利孔，丁夫冒領價值，如淳梁至建德短扛夫價，往年小器箱重不過五十六斤，用夫二名，後三名四名，前塗費可倒推，查明初陶廠，皆自水運達京，由陸運者中官裁革後始也。萬歷中潘太監，仍設水運船，嗣復使之。

陶專供御用

明嘉靖七年以前，茶爐不可考，八年燒造瓷器二千五百七十件，九年青

色瓷磚四百零五塊，十年瓷碟鍾一萬一千，盤一千，爵三百，十三年青花白地趕珠龍，外一秤金娃娃，花盤，三千二十，青花白地福壽康甯花鍾，一千八百，青花地裏，升降戲龍外鳳穿花碟，一千三百四十，十五年降發瓷器樣一十件，十六年白瓷盤六百七十八，壽盃二百七十，十八年降發瓷器二樣，四十三件，二十年白地青在裏外滿池嬌，花樣盤，一千三百，白地青花裏外雲鶴花樣碟六千七百，白地青花裏外萬歲藤外搶珠龍花茶鍾一萬九千三百，二十一年，青花白地蓮芝棒八寶碟二百，碎器碟三百，青花白地八仙過海碟一百，青花白地滿池嬌，鯖鮑鯉鱖水藻魚碟二百，青花白地孔雀牡丹碟三百，青花白地獅子滾繡毬碟三百，青花白地轉枝寶相花托八寶碟三百，青花白地江下八駿碟一百，青花白地巴山出水飛獅碟一百，

青花白地水火捧八卦碟一百，青花白地竹葉靈芝團雲鶴穿花花樣龍鳳盃五百九十，青花白地轉枝運托八寶八吉祥，一秤金娃娃花罈二百四十。二十二年青盤二千，青盤一千，青碟二千，青靶鍾一千，青瓷茶鍾二千，青酒盃一萬，祭器毛血盤一十，碟一百四十，大羹器四，酒鍾一百，和羹盤十爵二十三，邊豆盤八十，大尊六，犧尊六，著尊二，山罍四，又五罇。二十三年，青花白地外海水蒼龍捧八卦壽比南山久，福如東海深，裏三仙煉丹花盤二千六百，青花白地耍戲娃娃裏雲龍等花鍾九千六百，四季花裏，三陽開泰花樣盤一千七百，外天花捧壽山福海字，裏二仙花盃，三千五百，外四季花耍娃娃，裏出水雲龍花草甌二千四百，外龍穿西番蓮，裏穿花鳳花碟，四千六百。又燒成桌器一千三百四十桌，每桌計二十七件，內案酒碟五，果碟五，菜碟五，盤五，蓋碟三，茶盅酒盞棹斗醋注各一，裏青雙雲龍等花樣三百八十桌，時龍紫金等花樣一百六十桌，翠青色一百六十桌，鮮紅改作礬紅，一百六十桌，翠綠一百六十桌，外青雙雲龍寶相花鋼一百二十口，青雙雲龍穿花樣罈，二百五十，青雙雲龍鸞鳳樣碟一萬。二十四年，青花白地轉枝蓮花托，百壽字樣碟四百九十，青花白地八瓣海水飛龍樣碟一千四百三十。二十五年，青花白瓷青雙雲龍等花鋼三百口，青纏枝寶相花回回花碟，有蓋一千，裏外青穿花龍花盤二萬二千，裏青如意團鸞鳳，外穿花鸞鳳花膳盤一萬一千

五百，青花白瓷雲龍海水，外九龍花盤三萬一千，青花白瓷裏外青雙雲龍花碟一萬六千，青花白瓷裏青雲龍外圍龍菱花茶鐘三千，青花白瓷裏外雲龍青雙雲龍花酒盞一萬八千四百。二十六年，青花白地海水飛獅龍捧福壽字，花盤一萬一千二百五十，白色暗鸞鶴花酒盞九千五百一十，白色暗江涯海水花盤二千九百二十，青色暗鸞鶴花碟七千七百八十，白色暗龍花茶鐘共三千，黃色暗龍鳳花盒二千四百四十，青色暗龍花碟一千四十，白色暗江涯海水花碟一千三百五十，青雙雲龍鋼五百口，青花白瓷花瓶一千對，青花白瓷青蒼獅龍盒三千五百五十，裏青雲外穿花，鸞鳳花甌二萬一千，裏白外青，雙雲龍雀盞一千五百，裏白外青，雙雲龍花各樣盤二萬一千五百，純青素酒盞三千，純青碟一萬四千，青花白瓷拜磚二十副，素鑲花鉢四千，青花白瓷葫蘆一萬。二十七年青花白地海水蒼龍等碟四千二百，青花白地龍鳳羣仙捧壽等花盆五千。二十九年青花白地鱗一千。三十年青花白地四畫神仙裏雲鶴花盤一百，青花白地外結子蓮裏花園花碟四千八百，青花白地蒼獅龍花瓶三十，青花白地耍戲鮑老花碟七百，青花白地外雲龍裏外鳳花盞一千三百，青花白地鯖鮑鯉鰻裏雲鶴花盤二千三百，青花白地出水龍裏獅子花甌一千五百。三十一年純青裏海水龍外捧祥雲地貼金三獅龍等花盤一百，辦一百八十，白地青花裏八仙捧壽外雲龍花盤二百五十，裏龍鳳外結子蓮碟三千，裏雲龍外

龍鳳鸞器三千四百，裏外龍升乾坤六合花各樣甌二千二百，裏花園外雲花鐘三千七百，裏雲鶴，外博古龍花酒盞一千七百，裏雙鳳，外雙龍，花盞二百五十，甜白色酒鐘三萬。三年青雙雲龍花盤二萬六千三百五十，青花雙雲碟三萬五百，裏白外青四季花樣盞六千九百，青花魚鱗六百八十，唇口青白瓷甌九千，裏青穿花龍邊穿花龍鳳，外荷花魚水藻盤一萬二百，裏青穿花龍邊穿花龍鳳，外荷花魚水藻甌一萬九千八百，歇爵山盤青雙雲龍海水六百，白瓷壺六千。三十四年，白瓷罐一千四百一十。三十五年燒瓷磚七千二十一，青花白瓷缸五百四十，豆青瓷素缸三十，青花白瓷膳盤一萬，唇口白瓷茶鍾一千八百，青花白瓷酒盞一萬五千，青花壺瓶蓮瓣蓋五百。三十六年各樣器蓮豆壘爵鱗扁壺大羹盤六千三百六十，拜碑六副，各樣桌器一百桌，每桌五十三件，各樣膳盤五千二百三十，青花白瓷茶盤四百五十，酒碟果碟一千一百，看瓶牡丹瓶壺瓶七百八十，罐四千七百，蓋全方罐一千九百，盒二千四百，盤三千三百，酒海青花白瓷五十，四大缸青雙雲龍蓮瓣十。三十八年，青地閃黃鸞鳳穿寶相花等樣器共五千八百，青花白地松竹梅酒鐏一百八十，紫金地閃黃雙雲龍花盤碟六千，黃地閃青雲龍花甌一千四百六十，青地黃鸞鳳穿寶相花盞爵一萬三千五百二十，青花白地靈芝四季花共罐瓶一千五百，青花白地雲鶴龍果盃共八百。

陶有料價

明時初係布政司火帑支給，嘉靖二十五年，燒造數倍十百，加派閩省隨糧帶征銀一十二萬兩，專備燒造，節年支盡，三十三年，又加派銀二萬兩亦燒造支盡，自後止於本司庫帑銀借支，然繫費歲鉅萬，如魚缸及磚則又不止，是公私方苦，匱黨罪加賦之說，殆紛紛矣。

明嘉靖二十六年二月，內江西布政司呈稱，鮮紅卓器，拘獲高匠，重懸賞格，燒造未成，欲照嘉靖九年，日壇赤色器皿，改造礬紅，該部查有嘉靖九年事例，題奉旨鮮紅瓷器，准照先年例，用礬紅燒造。

隆慶五年，都御史徐拭疏，題稱該內承運庫太監崔敏題為缺少上用各樣瓷器，單開要燒造裏外鮮紅盃鐘甌，并大小龍缸，方盒各項共十萬五千七百七十桌個對，其龍缸降發體式底潤肚凸多致墜裂五彩鋼樣重過火色，多係驚碎三層方匣等器，式樣巧異，一時難造。且頭運瓷器一萬五百九十七桌，個對，限本年九月運一萬七百五十桌，個對，限本年十二月，欽限一萬四千五百五十，個把限明年二月；其餘八運，逐年解進，但今案作坯房傾壞，日久新經修完，又兼物料細膩，式樣精巧，難以措辦。况遭洪水為患，土料疎散，成坯甚難，冬月水冰土凍，尤難造作，况係火中取物，必須假以時日，多作坯胎，入窯百中選一，呈乞轉達。

查例將鮮紅改作礬紅，欽限龍缸方匣減數一二運，升八運寬限，以甦民困，續該工科都給事中龍先等題稱江西物力瘠薄，災荒頻仍，先經奉詔停止燒造，工匠多迂別業，茲忽傳燒造瓷器十萬五千七百有零，較先年之數，幾增一倍。且規制花樣精細，恐措辦不前，乞飭該監擇緊要者，移文燒造，其餘可減者量裁十之三四，仍乞寬限分運解進，今年九月起解一運，十二月起解一運，以後八運，每年造解一運，俱限十月以裏。巡按劉思問議照前項瓷器，係供上用，今既缺乏，見奉欽依造解，臣等遵依屢督所司，及期燒造，臣何敢復言，但據各司道官會呈，及地方工匠人等鳴告，臣為之反覆圖維，委屬有據。蓋物料細膩，色樣精巧者，一時果難措辦，而水火幻化，卒難取，必須假以時日，多作坯胎，燒煉精選百中二三，其事理固然。况該府自兵燹之後，閭里蕭條，今歲突被水災，人民困苦，流移載道，是災傷之苦，似無妨於營作之興，而營作之勞，實必資於民力之裕。乃民遭時艱，畝畝陸沉，顆粒罔措，俛仰無資，大小工匠，約有五百，奔走力役之人，不下千計，日費百斛，皆當區處供給。且水溢則土易疎，土疎則坯易散。於物理尤不容強，臣目擊艱苦，又期限嚴迫，懼致後時，夙夜疾心，烏敢不吐瀝於君父之前。伏望軫念工力孔艱，民隨當恤，勅部詳議，將鮮紅瓷器查照前例改造礬紅，龍缸方匣等項，量減數目，升頭運二運，續奉欽限運數，稍為寬限，以後

八運酌分間年一運，或二年一運，以紓造作之苦，轉運之勞，斯我皇上於供用之中寓撙節之意，自足以寬養民力，江西一路，莫不欣欣鼓舞，戴聖德於無涯，而地方亦有攸賴矣。

萬歷十一年，內承運太監孔成等，題為急缺上用各樣瓷器事，奉旨瓷器著照數燒造，分運解進，不許違誤，內燭台屏風筆管減半，造工科都給事中王啟民等題稱，竊惟器惟取其足用，不必於過多也，亦惟取其適用，不必過於巧也。今據該監所開如盤碟鐘盞之類，皆上之所必需，而祭器若蓮豆盤盞等項，尤有不可缺者，是豈容以造耶。但中間如圍棋別棋棋盤棋罐，皆無益之器也，而屏風筆管，餅罐盒罐，亦不急之物也。且各樣盒至二萬副，各樣餅至四千副，各樣罐至五千副，總之至九萬六千有奇，不幾於過多乎。况龍鳳花草，各肖其形容，而五彩玲瓏，務極其華麗，又不幾於過巧乎，此誠草茅之臣，所為駭目而驚心者也。我皇上蓋亦洞見其用之不急，數之太多，故於燭台棋盤棋罐屏風筆管之數，而令其減半造之，臣等於此有以仰觀於聖明而不容己焉。昔舜造漆器，諫者七人。禹雕其俎，諫者不止，我皇上之心，是即舜禹之心也，而燒造數多，所費無算，是不止漆器雕俎之微也，獨不急之役，省無益之費，裁過多之數，禁淫巧之工，我皇上得無加之意乎。矧方今寰宇荒歉頻仍，而江西地方物力尤瘠，一朝以九萬有奇之器用，而取辦於一方，其勞費豈細故哉。伏乞愈快儉德

，益廣仁恩，酌其緩急，概從省約，而於棋盤等物，尤盡數裁減，臣見省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惠一方則四方民舉安，抑且慎德之光，轉圜之美，直足以侈史冊而垂裕萬世矣，奉旨是

元，蔣祈陶記略云，景德鎮陶，昔三百餘座坵埴之器，潔白不疵，故驚於他所，皆有鏡

王之稱，其視真定紅瓷，龍泉青祕相競奇矣。窯之長短率有甃，所兩切，音與，「說文」甃坵

瓦石，「徐註」以碎瓦石去垢數官藉

丈尺，以第其稅，而火堂火棧火尾火眼之屬，則不入於籍，陶甃食土，不受藝傭，埴質窯主，以相附合，謂之甃土，坯既匣埴而別之，審厥窯位，以謹布置，謂之障窯，興燒之際，按籍納金，窯牌火歷，迭相出入，謂之報火，一日兩夜，窯火既歇，商爭取售，而土者擇馬，謂之揀窯。交易之際，牙儉主之，同異差互，官則有考，謂之店簿，運器入河，肩夫執券次第件具以憑商算，謂之非子，其窯之綱紀大略有如此者。若夫潮之東西，器尚黃黑，出於湖田之窰者也。江湖川廣，器尚青白，出於鎮之窰者也。盃之類，魚水，高足碟之發掌，海眼雪花，此川廣荆湘之所利，盤之馬蹄檳榔，盃之蓮花耍角，盃碟之繡花銀繡蒲唇弄弦之類，此江浙福建之所利，必地有擇焉者。爐之別曰甃，曰鼎曰彝，曰鬲曰朝天，曰象股，曰香奩，曰桶子，甃之別曰甃，曰膽曰壺，曰淨曰梔子，曰荷葉，曰葫蘆，曰律管，曰鞞環，曰琉

璃，與夫空頭細名，考之不一而足，惟販之所需耳。兩淮所宜，大率皆江廣閩浙澄澤之餘土，人貨之謂黃梓云者，以其色澤不美，而在可棄之域也。所謂器之品數大略有如此者，至若冬泥凍脆，不可以燒坯，陶既就復，不易操則有火房，火事將畢，器不可度，探坯窰眼，以驗生熟，則有火照，進坑石泥，製之精巧，湖坑巖背畀田之所產已為次矣。比壬坑高山，馬鞍山，瓷石堂，厥土赤石，僅可為匣，模工而難之，以成器，則皆敗惡不良，無取焉。攸山山槎灰之製釉者，取之而製之之法，則石壘煉灰，雜以槎葉木柿火而煨之，必劑以嶺背釉泥而後可用，或覆仰燒焉。陶工匠土工之有其局，利坯車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畫花雕花之有其技，雜然規製，名不相紊，窰有尺籍私之者刑，雜有三色，冒之者罰，凡利於官者一涉欺瞞，則牙商擔夫一例坐罪，其周防可謂密矣。夫何昔之課賦優裕，而今之事於此者，常懷不足之慮也，憲之頭子，泉之率分，統制之供給，經總之移用，州之月椿支，使醋息鎮之吏俸孤遺作匠總費，月錢凡三千餘緡，而春秋軍旅，聖節郊祀，賞賚試闈，結葺猶不與，此通融計之，月需百十五緡，則權官可以違責，反是則謫至矣。予觀數十年來，官斯土者，無不有州家掛欠之藉，蓋嘗推求其故，則有由矣，窰家作輟與時年豐凶相為表裏一也。臨川建陽南豐他處有所奪二也。上司限期，稍不如約，則牙校踵門，以相蠹蝕三也。獄失其校，權官

散分，邇來猾商狡僮，無不憚怖四也。土居之吏，牢植不拔，殆有漢人倉庠氏之風五也。官之惰者，吏掣其肘，一有強明自任，則吏結豪駟之民，詭辭上官，必使懲之更而復己，官不察事勢輕矣，此重可為大息者也。嘗記容參隨筆載，昔之守令，不市陶器，父老所傳僅二人焉。嗚呼何遠絕耶，容齋所記，可以盡信否耶。何今未有繼也。又聞鎮之巨商，今不如意者，十八九，官之利羨乃有倍蓰之虧時耶，山川脈絡，不能靜於焚燬之餘，而土風日以蕩耶，一里窳，五里焦之謬語，其龜鑑矣。或者謂博易之務廢矣，窳巡之職罷矣，今之不可復古矣，然河濱之陶，昔人為威德所感，故器不苦窳，庸詎知今日董陶之器，不可以復古耶，是非非子所得而知也。

明大司馬泰和郭子章，豫章大事記，景泰五年五月，減饒州歲造瓷器三之一。成化二十三年九月，裁饒州燒造官。嘉靖十一年春，二月乙巳，逮饒州府，邢較下獄，以稽團邱瓷器也，尋降遣方難職。十七年春正月，壬午，謫江西巡按御史陳衷為韶州推官，以燒造瓷器違限也。二十五年二月戊子停，今年燒造從光祿卿孫楡奏也。三十四年己丑，下饒州府同知楊錫文通判陳煉於撫臣逮問，以瓷器不堪也。萬歷十年秋七月，詔饒州造陶器，計九萬六千六百餘件。二十九年冬，十二月逮饒州府通判陳奇可，署浮梁稅使，潘相至景德鎮，鎮民訐潘

，疏奇可不獲，上怒，逮奇可，瓷器以宣窯為佳，蓋宣德間器也。中有窯變者極佳，非人力所可致，故人亦多燬之，不令傳。萬曆十五六年間，詔景德鎮燒方筋屏風不成，變而為牀，長六尺，高一尺，可卧，又變為船一隻，長三尺舟中什物無一不具，聞主者藏其舡，至饒州郡縣官皆見之，後乃推碎不敢以進也。

明布政使臨海王宗沐江西大志陶書，論治天下之故，莫大於風俗，風俗之成，日猶高屋建瓴水也，儉而就之奢，懼而就之肆，勤而就之宴，彼方可以娛志意，適肢體，雖士人通書知道者，猶為之，一人倡始，百人和之。更相誘誦，復不給者，用以為羞，決隄防無所處止。故古聖王之蒞天下，拳拳於立法制，明界限，使不得有所違越者，懼其一成之不可反，則其勢非嚴刑罰，無以禁之，刑嚴而以奪其欲，則怨，與縱之而不禁則貪，二者同歸於亂而已。唐虞以還，以金玉犀象之不可以飾，而陶之為器，水土際薄，至為約費，故曰羹土銅飯，土簋依稀，太古之朴，而周禮設色捍填之工，載在六官，其具可通於上下，無慮侈鍊奇刻也。然習奇異觀，而時多競上陶，所為費大都如前，書所載，其度余不知，古人鈿簋何如也，利厚計工市者不憚價，而作者為奇，鈞之則至，有數孟而直一金者，他如花草人物，禽獸山川，屏餅盆盞之觀，不可勝計，而費亦輒數金，如碎器與金色裊盤，又或十餘金，當中家

之產，而相競以逞其所，被自燕雲而比南交趾，東際海，西被蜀，無所不至，皆取於景德鎮，而商賈往往以是牟大利，無所復禁，此豈非形號為儉，而實為侈，亦法制隄防之有未備哉。今器貢自京師者，歲從部降武造，特以龍鳳為辨，然青色狼藉，有司不能察，流於民間，其制無復分，每歲造為費累鉅萬計，其值當不至是。然民間竊青色，與並陶官不能節縮經費，縣官方苦征辦不給，而商與匠戶，頗取其贏，以市於民，姦窳饜足，乃還縣官，於是利不在官，而民以料價困矣。賈誼告文帝曰，今民賣僮者為之緋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閭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安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紵之裏，緣以偏諸美者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之，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以彼其時誼，尚為慮如此，而至論貯積，猶欲黜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料而緣南畝。今景德鎮民以陶為業，彈丸之地，商人賈舶，與不逞之徒，皆聚其中，而所業入竊縣官無制度，如此，余所為慮非細故也。今縣官每部檄下輒告病，然一方定天地分祀以禮樂，蒸燮和，洽天下無金玉珠璣，犀象紈綺之娛，而獨藉意裡薦朝日，大亨之祭；其器與拜碑皆辨於陶，視古人陶匏舂茅，格於神明，即一歲費雖數萬，猶當為之，而諸盤盂俎簋碑亦皆朝會

宴賜官御之所當不可闕，今庶民者得被用之則竭一省之力，以供御，何慮不辦。而輒云不給，頗欲加賦何也。余嘗按行列郡民惟饒州稍富，彼亦以其地出陶，民得厚利，而傍列郡，皆民貧土瘠，每一顆派，總官厥刑法筆逼之，猶不能輸，戶疲甚，往往逃寄食於四方，至令他鄰姓代之賂賂，而其家不能給，亦相繼去，平居稍收租相與妻子具饘粥，不敢為不肖，一有水旱不能束手待斃。今天下淮浙被寇，真保定患水，遼東人相食，至煩天子發帑銀市穀以賑，而有司不能承天子哀痛元元之意，輒議加賦，余所謂外也。官出異斂之政，於偷安之日，下蓄無聊之志，於不忍之時，則往年東鄉華林之難，將相緣而起，其勢又非得國家數十萬金不能了此；此亦當時爾。往唐大歷之間，兵事倥傯，而陸贄之告君曰，凡厥疲人，已嬰其弊，況加保育，猶懼不支，况復亟縶禁絲，重傷宿疢，其為擾病抑又甚焉。其後懿宗以來，天下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百姓相聚為盜，王仙芝，黃巢相繼而起，范祖禹謂自古國家之敗，盜賊之起，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今吳浙閩揚之間，賦已十倍，初類猶以兵興為解，江西僅一隅，稍得息肩，而輒以陶故加賦，然則萬一有他水旱，與挹鼓之警，又何以待之也。民疾耕而亟蠶，不足衣食，剝膚而殘體，不當官賦，率以經制不定，風俗奢侈之故，徒侈美於器服，方被其患，而有司義不能深長思慮，欲蹈鄰

省之轍，余未嘗不瞿然痛心焉。幸天子一旦思易舊俗，定制限，使民間不得僭逾，而悉罷不亟，禁陶事，無以觀美耗生計，則有司將謂之何，其亦無辭於百姓矣。

閩溫處叔陶制序，陶淘先濯之，使定石淪矣，尤必澄也，擾之欲調，而掣之欲堅，不然恐其完也。作之力須均，扶欲審弗均則側，弗審則泐也，入範而搏之，疎數須得其平也。力欲轉而滑滯則裂，按之而實斯痕也。澣之括之，拭之，必詳悉求其類，不則疵也。表必欲蹀適弗宜則剝乃微也，素欲浚，浚必積，積虛以傾，若實，實乃鈍也。措之覆視存乎飾，弗飾朴乃著也，表之重將不可以勝也。大約質欲其持之而腕浮也。脫次之成於指臂者，上也。就範以為體者次之也，裏堅白而表凝素者上也。雖加之以繪佳也。表容青雖繪事弗及之次也。筆紋期如絲紋豐而沴亦次也。式稽古法，匪尚奇也。一器為之工，數易一弗善不能良也。雕鏤刻畫藻彩間有之，一時之好尚殊，若器善而獲名者有然也。

國朝順治十一年奉旨燒造龍鋼徑面三尺五寸，牆厚三寸，底厚五寸，高二尺五寸。至十四年中經饒守道董顯忠王天春王英巡南道安世鼎，巡撫郎廷佐，張朝璜督造未成。十六年奉旨燒造欄板，闊二尺五寸，高三尺，厚如龍鋼，經守道張思明，工部理事官鳴巴，工部郎中王日藻督造，亦未成。十七年巡撫張朝璜疏請停止，康熙十年，燒造祭器等項，俱估値，銷算正

項錢糧，並未派徵，陶成分限解京。十九年九月內奉。旨燒造御器；差廣儲司郎中徐廷弼，主事李廷禧，工部虞衡司郎中臧應選，筆帖式車爾德，於二十年二月內，駐廠督造，每製成之器，實估價值，陸續進呈，凡工匠物料，動支正項錢糧，按項給發，至於運費等項，毫不遺累地方，官民稱便，陶器則有銅盆盃盤尊爐瓶罐煤盤鍾盞之類；而飾以夔雲鳥獸魚水花卉，或描或錐，或時花或玲瓏，諸巧具備，陶夫有僱夫，砂土夫，原派自饒州千戶，所上工夫編派饒屬七縣，解徵工食，俱奉造照徵，停造免編，迨後告竣，罷去。至雍正六年，復奉督理燒造，政善工精，且詳陶使瀋陽唐英陶成紀事碑記，備載於左。

計開燒造各色條款。

一歲用淮安板開，開錢糧八千兩。

一應工價飯食泥土釉料，俱照民間時價，公平採買，毫無當官料派之累，再衆工之婚喪勸賞，以及醫藥置產之用，并在於內。

一在廠工匠，辦事人役，支領工值食用者，歲有三百餘名。

一每歲秋冬二季，僱覓船隻，夫役，解送圓琢器皿六百餘桶，歲例盤盃鍾碟等上色圓器，由二三寸口面，以至二三尺口面者，一萬六七千件，其選落之次，色尚有六七萬件

不等，一併裝桶解京，以備賞用，其瓶壘罇彝等上色琢器，由三四寸高，以至三四尺高，火者亦歲例二千餘件，尚有選落吹色，二三千件不等，一併裝桶解京，以備賞用，至於每月初二十六兩期，解送津關總管年處，呈樣或十數件，或六七件不等在外。一廠內所造各種釉水，款項甚多，不能備載，茲舉其仿古採今，宜於大小盤盃鐘磬瓶壘尊彝歲例貢御者五十七種，開例於后，以志大概：

一、仿鐵骨大觀釉，有月白粉青大綠等三種，俱仿內發宋器色澤。

一、仿鐵骨哥釉，有米色粉青二種，俱仿內發舊器色澤。

一、仿銅骨無紋汝釉，仿宋器貓食盃人面洗色澤，

一、仿銅骨魚子紋汝釉，仿內發宋器色澤。

一、仿白定釉，止仿粉定一種，其土定未仿。

一、均釉，仿內發舊器玫瑰紫海棠，紅茄，花紫梅子青，驟肝，馬肺五種外，新得紫米色天藍窯變四種。

一、仿宣窯窯紅，有鮮紅寶石紅二種。

一、仿宣窯窯青色澤，濃紅有橘皮棕眼。

- 一、仿麻官窯，有鱗魚黃蛇皮綠黃斑點三種。
- 一、仿龍泉釉，有淺深二種。
- 一、仿東青釉，有淺深二種。
- 一、仿米色宋釉，係從景德鎮東二十里外，地名洳湖，有故宋窯址，覓得瓦礫，因仿其色澤款式，粉青色宋釉，其款式色澤，同米色宋釉一處覓得。
- 一、仿油綠釉，係內發窯變舊器色，如碧玉光彩中，斑駁古雅。
- 一、爐均釉色，在東窯與宜興掛釉之間，而花紋流淌，變化過之。
- 一、歐釉仿舊歐姓釉有紅藍二種。
- 一、青點釉，仿內發唐窯舊器色澤。
- 一、月白釉色微類，大觀釉，白泥胎無紋，有淺深二種。
- 一、仿宣窯寶燒，有三魚三果三芝五福四種。
- 一、仿龍泉釉，寶燒新製，有三魚三果三芝五福四種。
- 一、翡翠釉，仿內發素翠，青點，金點，三種。
- 一、吹紅釉，一、吹青釉，一、仿永樂窯脫胎素白錐拱等器皿，一、仿萬曆王德窯五彩

器皿，一、仿成五彩器皿，一、仿宣花黃地章器皿。

一、新製法青釉，係新試配之釉，較霽青濃紅，深翠，無橘皮棕眼。

一、仿西洋彫鑄像生器皿，伍拱盤碟瓶盒等項，畫之渲染，亦仿西洋筆意。

一、仿澆黃燒綠錐花器皿。

一、仿澆黃器皿，有素地錐花二種。

一、仿澆黃紫器皿，有素花錐花二種。

一、錐花器皿，各種釉水俱有。

一、抹紅器皿仿舊，一、米紅器皿仿舊，一、西洋黃色器皿，一、新製西洋紫色器皿，一

，新製抹銀器皿，一新製彩水墨器皿。

一、新山水人物花卉翎毛，仿筆墨濃澹之意。

一、仿宣窯填白器皿，有厚薄大小不等。

一、仿嘉窯青花。

一、仿成化窯濃澹描青花。

一、米色釉，與宋米色釉不同，有深淺二種。

一種裏紅器皿，有通用紅釉繪畫者，有青葉紅花者。

一仿紫金釉器皿，有紅黃二種。

一澆黃五彩器皿，此種係新試所得。

一仿澆綠器皿，有素地錐花二種。

一洋彩器皿，新仿西洋法瑯畫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無不精細入神。

一拱花器皿，各種釉水俱有，一西洋紅色器皿。

一新製仿烏金釉，黑地白花黑地描金二種。

一西洋綠色器皿，一新製西洋烏金器皿，一新製洋抹金器皿，一仿東洋抹金器皿，一仿東

洋抹銀器皿。

又陶政示諭稿自序，余於雍正六年，奉差督陶江右，陶固細事，但為有生所未經見，而物料火候，與五行丹汞同其功，兼之摹古酌今，場奔崇庠之式，茫然不曉，日唯諾於工匠之意旨，惴惴焉惟尋命誤公之是懼，用杜門謝交遊，萃精會神，苦心戮力，與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抵九年辛亥，於物料火候，生剋變化之理，雖不敢謂全知，頗有得於抽添變通之道，向之唯諾於工匠意旨者，今可出其意旨唯諾夫工匠矣。因於泥土釉料，坯胎窯火諸務，研

究探討，往往得心應手，至於賞勳警怠，矜老恤孤，與夫醫藥棺槨，極災濟患之事，則又仰體皇仁，寓賑貸於造作中之至意，此微末小臣，盡力宣勞之職也。更歷五寒暑，器不苦窳，人不告瘁，迨雍正十三年，計費帑金數萬，而製進圍琢項，不下三四十萬件，幸免糜帑誤公之咎。今上龍飛乾隆元年，承命推淮陶務告竣，爰將歷年來事宜論諸稿，除散軼外，檢其存者彙錄成帖，以誌九載辦理之梗概云。

御窯昉自宋景德中，而民窯更多，蔣祈所稱三百餘座是也。而窯之高卑闊狹，大小淺深，暨夫火堂火棧，火眼火尾之規制，種種不一，精其工而供其役者，惟景鎮魏氏，專其業而得其傳，元明以來，無異也，故沙土無常工，而羣窯之結砌補葺，則業有專屬，他族無與也。

國朝康熙十三年，吳逆煽亂景鎮民居被燬，而窯基盡圮，大定復，燒造無從，又魏氏子弟，各出其工，分承窯脚，盡為整理，而圯壞如新，故御廠有役則供工食，視尋常加倍，廠復御器燒自民窯供役雖停，而結砌補葺，則仍魏氏所世守，此皆陶政所關，而亦民業所係，因備記於簡編。

按景德鎮燒窯之戶，本省則都昌縣人居多，本府與撫州府及安徽之婺源縣，祁門縣，習其

業者，十僅一二，而本縣之人蓋鮮，凡窯有短長，俱有製數，火堂火棧。火尾火眼，皆賴結砌窯牆以固之，其或補葺均有一定之法，非經魏氏之手不為功，若舍魏氏而他求，必致火力不勻，磁難成熟。嘉慶年間，有數窯戶，竊效魏式，自結其窯，魏氏並不與爭，一月之內，所燒之磁，偏倚不正，彫裂甚多，因復請魏氏，一經魏手，依然燒磁成熟，可見魏氏世守之業，非必別有祕傳，實由其祖於經亂窯圯之際，出力整理，能使窯業復興，故神若應之，俾之世食其利，後之業窯者，理宜遵循舊章，庶幾兩相資益，無復悔云。

陶冶圖編 次乾隆八年五月，督理九江鈔關內務府員外郎唐英，奉旨恭編進

採石製泥 惟陶利用範土作胎，其工須採石煉製，石產江南徽州府祈門縣，距窯廠二

百里，山名坪里谷口二處，皆產白石，開窯採取，刻有黑花如鹿角菜形，土人藉窟流設輪作碓，春細淘淨，製如磚式，名為白不，色純質細，製造脫胎，填白青花，圓琢等器，別有高嶺玉紅箭灘數種，各就產地為名，皆出江西饒州府屬，各境採製法同，白不止可供攪合製造之用，於粗厚器皿為宜，幅中為開採，為春碓，為舂煉，採石製泥之法，不越於是云。

淘練泥土造瓷，首需泥土，淘練尤在精純，土星石子，定帶瑕疵，土雜泥鬆，必至拆裂，淘練之法，多以水鋼浸泥，木鈹翻攪，標起渣沈，過以馬尾細篩再澄，雙層絹袋始分

注過泥匣鉢，俾水滲漿稠，用無底木匣，下鋪新磚數層，內以細布大草，將稠漿傾入緊包磚，廉吸水，水滲成泥，移貯大石片上，用鐵鍬翻攪結實，以使製器，凡各種坯胎，不外此泥，惟分類按方，加配材料，以別其用，幅中所載，器具人工，揣摩淘練，情形悉備。

煉灰配釉

陶製各器，惟釉是需，而一切釉水，無灰不成，其釉灰出樂平縣，在景德鎮南百四十里，以青白石，與鳳尾草，迭疊燒煉，用水淘細，即成釉灰，配以白不細泥，與釉灰調酥成漿，稀稠相若，各按瓷之種類以成，方加減成之鋼內，用曲木橫貫鐵鍋之耳，以為注之具，其名曰盆，如泥十盆，灰一盆，為上品，瓷器之釉泥七八，而灰二三為中品之釉，若泥灰平對，或灰多於泥，則成羸釉，圖中鋼內所浮之鍋，即盆是也。

造製匣鉢

瓷坯入窯，最宜潔淨，一沾泥渣，便成斑駁，且窯風火氣衝突，易於傷坯，此坯胎之所必用匣鉢套裝也。匣鉢之泥土，產於景德鎮之東北里淳村，有黑紅白三色之異，另有甯石山，出黑黃沙一種，配合成泥，取其入火禁煉，造法用輪車與拉坯之車相似，泥不用過細，俟匣坯微乾略鏝，入窯空燒一次，方堪應用，名曰鍍匣，而造匣鉢之匠，亦常用粗泥拉造砂盤，為本地鄉村坯房人匠等家常用之。

圓器修模

圓器之造，每一式款，動經千百，不有模範式款，斷難畫一，其模子必須

與原樣相似，但尺寸不能計算，故大則成器，必較原樣收小，蓋生坯泥鬆性浮，一經窯火，鬆者緊，浮者實，一尺之坯，只得七八寸之器，其抽縮之理然也。欲求生坯之準，必先模子是修，故模匠不曰造，而曰修，凡一器之模，非修數次，其尺寸式款，燒出時，定不能脗合，此行工匠，務熟諳窯火泥性，方能計算加減，以成模範，景德一鎮，羣推名手，不過三兩人。

圓器拉坯

圓器之製，不一其方，斜棱角者，則有鑲雕印削之作，而渾圓之器，又用輪車拉坯，就器之大小，分為二作，其大者拉造一尺至二三尺之盤盪鐘碟等，小者拉造一尺以內之盤盪鐘碟等，車如木盤，下設機局，俾旋轉無滯，則所拉之坯，方免厚薄偏側，故用木匠隨時修治，另有泥匠搏泥，融結置於車盤，拉坯者坐於車架，以竹杖撥車，使之輪轉，雙手按泥，隨手法之屈伸，收放以定，圓器款式，其大小不失毫黍。

琢器做坯

研盪錫彝，皆名琢器，其渾圓者亦如是，圓器之法，用輪車拉坯，俟其晒乾，仍就輪車刀錠，定樣之後，以大羊毛筆蘸水洗磨，俾光滑潔淨，然後吹釉，入窯即成白器，如於坯上畫料罩釉，即為青花，其鑲方棱角之坯，則用布包泥，以平板橫練成片，裁成塊段即用本泥調糊粘合，另有印坯一種，係從模中印出，製法亦如鑲方鑲印二種，洗補磨擦

，與圓器琢無異，凡此坯胎，有應錐供雕鏤者，俟乾透定稿，以付嵩門工匠為之。

採取青料

瓷器無分圓琢，其青花者有宣城嘉萬之別，悉藉青料為繪畫之需，而霽青大釉，亦賴青料配合，料出浙江紹興金華兩郡，所屬諸山採者，赴山宅取於溪流，洗去浮土，其色黑黃，大而圓者，為頂選，統名為頂圓子，俱以產地分別名目，販者攜至燒瓷之所，埋入窯地，煨煉三日，取出淘洗，始售賣備用，其江西廣東諸山間有產者，色澤淡薄，不耐煉，止可畫染市賣粗器，圖中所繪特詳採取，其於製煉則未及焉。

揀選青料

青料煉出後，尤須揀選，有料戶一行，專司其事，料之黑綠潤澤，光色俱全者，乃為上選，於仿古霽青，青花細瓷用之，色雖黑綠，而鮮潤澤者為市賣粗瓷之用，至光色全無者，性薄煉枯，悉應選棄，至用料之法，畫於生坯，罩以釉水，過窯燒出俱成青翠，若不罩釉，仍是黑色，如窯火稍過，則所畫青花，多致散漫，惟青料中有韭菜邊一種，獨為清楚，入窯不改，故細描必用之，圖內舊盛匣鉢，乃屬點綴，非選料正意。

印坯乳料

大小圓器拉成水坯，俟其潮乾，用修就樣子，套坯其上，以手拍按，務使泥坯周正勻結，始褪下除乾，以備鏤削，其濕坯不宜日晒，晒即拆裂，至畫瓷所需之料，研乳宜細，粗則起刺不鮮，每料十兩為一鉢，專工乳研，經月之後，始堪應用，乳用研鉢，貯

於矮凳凳頭。裝有直木上橫一板，鏤孔以裝乳槌之柄，人坐於凳握槌乳之，工價每月三錢，亦有兩手乳兩鉢，夜至二鼓者，工值倍之，老幼殘疾，多藉此資生焉。

圓器青花 青花繪於圓器，一說動累百千，若非畫款相同，必致參差互異，故畫者止學畫，而不學染，染者止學染，染而不學畫，所以一其手而不分其心。畫者染者各分類聚處一室，以成其畫一之功，其餘拱鏤雕鏤，業似同而各習一家，釉紅寶燒技實異，而類近於畫，至如止之邊線，青蘿原出鏤坯之手，其底心之識銘書記，獨歸落款之工，花鳥魚藻，寫生以肖物為上，宣成嘉萬，仿古以多見方精，此青花之異於五彩也。

製畫琢器 琢器之式，有方圓稜角之殊，製畫之方，釉別采繪鏤雕之異，仿舊須宗其典雅，肇斯務審其淵源，器自陶成，矩規悉遵古製，花同錦簇，采色勝上春臺，觀哥汝定均，杯注之儀則非遠，水火木金土，鴻鈞之調劑維神，或相物以賦形，亦範質而施采，功必藉夫埏埴，出自林泉，制不越夫辨器，重均彝鼎，爐煙煥色，雖瓦缶亦參橐籥之權，彩筆生花，即窯瓷可驗文明之象。

蘸釉吹釉 圓琢各器，凡青花與觀哥，汝等均須上釉入窯，上釉之法，古制將琢器之方長稜角者，用毛筆搨釉，弊每失于不勻，至大小圓器，及渾圓之琢器，俱在鋼內蘸釉，其

弊又失于笨重多破，故全器倍為難得，今圓器之小者，仍于鋼內蘸釉，其琢器與圓器大件，俱用吹釉法，以徑寸竹筒截長七寸，頭蒙細紗，蘸釉以吹，俱視坯之大小，與釉之等類，別其吹之遍數，有自二四遍，至十七八遍者，此吹蘸所由分也。

錠坯窰足

圓器尺寸，既定于模，而光平必須需于錠，故復有錠坯之作，作內設有錠坯之車，形與拉坯車相等，惟中心立一木棒，搥視坯為粗細，其頂渾圓，包以絲綿，恐損坯裏也。將坯扣合棒上，撥輪轉旋，用力錠削，則器之裏外，皆得光平，其款式粗細，關乎錠手之高下，故錠匠為緊要之工，致窰足一行，因拉坯之時，足留一泥靶，長二三寸，便于把握，以畫坯吹釉。俟吹畫工竣，始去其柄，窰足窰款，圖中工匠錠窰并列。

成坯入窰

窰制長圓形，如覆瓮，高寬皆丈許，深長倍之，上罩以大瓦屋，名為窰棚

，其煙突圍，圍高二丈，餘在後窰棚之外，瓷坯既成，裝以匣鉢，送至窰戶家，入窰時以匣鉢疊累，單套分行排列，中間疏散，以通火路，其窰火有前中後之分，前火烈，中火緩，后火微，凡安放坯胎者，量釉之軟硬，以配合窰位，俟窰坯器滿足，始為發火隨將窰門磚砌止，留一方孔，將松柴投入，片刻不停，俟窰內匣鉢作銀紅色時，止火管一晝夜始開。

燒坯開窰瓷器之成，窰火是賴，既計入窰至出窰類以三日為率，至第四日清晨開窰

，其窯中套裝瓷器之匣鉢，尚帶紫紅色，人不能近，惟開窯之匠，用布十數層，製成手套，蘸以冷水護手，復用濕布包裹頭面肩背，方能入窯搬取瓷器，瓷器既出，乘熱窯以安放新坯，因新坯潮濕就熱窯烘焙，可免火後拆裂穿漏之病，圖內據案包紮者，為出窯瓷器，肩運柴片者為現在燒窯其搬運出窯情形未詳繪也。

圓琢洋采 圓琢白器，五采繪畫，摹仿西洋，故曰洋采，須選素習繪事高手，將各種顏料研細調合，以白瓷片畫染，燒試必熟諳顏料火候之性，始可由粗及細，熟中生巧，總以眼明心細手準為佳，所用顏料與法椰色同，其調色之法有三，一用芸香油，一用膠水，一用清水，蓋油色便於渲染，膠水所調，便於搨抹，而清水之色，則便於堆填也，畫時就桌者，有手持者，有眠側於低處者，各因器之大小，以就運筆之便。

明爐暗爐 白胎瓷器，於窯內燒成，始施朱畫，采畫後復須燒煉，以固顏色，爰有明暗爐之設，小件則用明爐，爐類法瑯，所用口門向外，週圍炭火，器置鐵輪，其下托以鉄叉，將瓷器送入爐中，傍以鉄鈎，撥輪令其轉旋，以勻火氣，以畫料光亮為度，大件則用暗爐，爐高三尺，徑二尺六七寸，週圍夾層以貯炭火，下留風眼，將瓷器貯於爐腔，人執圓板，以避火氣，爐頂蓋版，黃泥固封，燒一晝夜為度，凡燒燒黃綠紫等器，法亦相同。

茭草裝桶 瓷器出窯，每分類揀選，以別上色二色三色，腳貨等名，次定價值高下，所有三色腳貨，即在本地貨賣，其上色之圓器，與上色二色之琢器，俱用紙包裝桶，有裝桶匠，以專其事，至二色之圓器，每十件為一筒，用草包裝，裝桶以便遠載，其各省行用之粗瓷，則不用紙包裝桶，只用茭草包裝，或三四十件為一仔，或五六十件為一仔，茭草直縛於內，竹篾橫於外，水陸搬移，易便結實，其匠衆多，以茭草為名目。

祀神酬願 景德一鎮，僻處浮梁邑，境週袤十餘里，山環水繞，中央一洲，綠瓷產其地，商販畢集，民黨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十餘萬，靡不藉瓷資生，黨火得失，皆尚禱祀，有神童姓為本地黨民，前明製造龍鋼，連歲弗成，中使嚴督，黨民苦累，神躍身黨突中，捐生而鋼成，司事者憐而奇之，於廠署內建祠祀焉，號曰夙火仙，迄今層著靈異，黨民奉祀維謹，酬獻無虛日，甚至俳優奏技，數部簇於一場。

附知縣何浩呈廣饒南九道，兼管九江關稅海關，景德鎮不宜設關徵稅，節略。

竊聞窯廠傳言，憲臺擬於景德鎮新設一關，徵收磁稅，行將具奏，錢糧攸繫，謀猷出自鴻裁，而政治所關，苟非不嫌上達，卑職身任地方，周敢知無不言，惟憲臺採擇之。該鎮為成造陶器之區，諸方貨物為陶器而集，各省工費為陶器而來，自宋景德間，開此鉅鎮，從無

設關徵稅之事，迨萬歷三十年，內監潘相來鎮徵稅，激成民變，旋即停止，厥後不復有議徵稅者。

聖朝厚澤深仁，重熙累洽天下，正雜錢糧，有減無增，薄賦輕徭，遠超前代。

御器廠中所需物料，悉動項平價採買，從不發一票，以取一物，商民誅寬大之恩久矣。且各處舊有關權稅不重料，如崇文門止徵其貨之入，不徵其貨之出，該鎮各案，向有課鈔，白土煉炭，灶料磁行之屬，尚有牙稅，似不便復向販磁之人，重徵稅課。矧新設一關，必須建收稅之公廨，立稽查之卡房，設巡察之舟楫，先費公項，一二十千金，鎮中雖有同知巡檢，可就近兼管稅務，其需用書吏巡差人等，俱應添設歲支公費工食，初不下數萬金，磁器價值本輕，如定以上等課則，則商費不堪其累，若定以平等課則，或邊磁不旺銷，尚恐入不敷出，而吏役專在營私，必額外誅求需索，加以行戶之包攬漁利，流棍之藉端滋擾，稽察稍疎，弊何底止。卑職反覆思維，實覺有損無益，不揣冒昧，敬陳其略，是否有當？伏祈鈞鑒。

附考 新平治陶，始於漢世，大抵堅重樸茂，范土合泥，有古先遺制，陳玉德元年，大建宮殿於建康，詔新平以陶礎貢，雕鏤巧而弗堅，再製不堪用乃止。

新平霍仲初製瓷日就精巧，唐興，素瓷在天下，而仲初有名，宋真宗遣官製瓷，貢於京

師，應官府之需，命陶工書建年景德於器底，天下于是知有景德之器矣。

段庭珪字寶持，清泉人，明洪武進士，以工部員外董陶務，建署於珠山之南，軫民艱念物力，陶務之外，進士民訓誨之，工費運藩司所解，制器如部文之數出此一無所取。

萬歷初，內侍潘相監陶務，好興作，僭侈擬宸內，廠事委於官吏，下不堪命，人情洶湧，臺省文章相糾，遂撤回京，終明之世，中涓弗遠。

論曰，舊稱物產雖不乏，亦僅自足，夫稼穡維寶，無慮石田，矧固周官宜稻之區乎，果蔬禽魚，少助生計，其他仰需於外多矣，何謂不乏哉。惟陶之產，天下莫儻，然程能競巧，流為玩好，豈古飯土簋飲土鋤意耶。且民以陶利，亦以陶病，殆非一端，大抵明之上供，閭官為害最酷，而舊得以解費不計額數，乃曰衆擎易舉，無煩奏銷，長者之言，不宜如是，我朝特著良規，御器每遣京員督造，近惟以九江巡道兼理，即解項亦定為經制，悉勦公帑，全無遺累，備覽所紀，過曩代遠矣。

陶
器
考
略

